



鲍 昌 散 文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袖珍典藏本

贾平凹 主编

华夏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8935580

I267

B292

袖珍典藏本

鲍昌散文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贾平凹 主编

8935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鲍昌散文/鲍昌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ISBN 7-5080-1814-1

I. 鲍… II. 鲍… III. 散文 作品集 - 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995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87×960 1/32 开本 6.25 印张 93 千字 插图2

2001年1月北京第1版 200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8.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一	长城
四	新梅花岭记
八	西子梦痕
二〇	致梅汝恺书
二十四	阿尔卑斯山幻觉
二十八	不幸的海涅和他的“故居” ——访德杂记
三十三	尼亚加拉大瀑布之歌
三十八	天年 ——我的母亲
四十三	鸣鹤
五十三	绿色的梦

五十七	《风诗名篇新解》前言
五十九	《一粟集》自序
六十六	《二觉集》自序
七十一	关于《庚子风云》二三语
八十三	《庚子风云》絮语
九十四	《祝福你，费尔马》自序
九十七	有形的书和无形的书
一〇六	“书淫”小札
一二三	学海遨游
一二七	习文漫笔
一三二	童心
一三五	臧仓小人
一三九	“杂学”辨
一四三	张果老骑驴
一四六	有请智叟
一五〇	汉唐气魄
一五七	有感于曹丕学驴叫
一六一	梦的杂感
一六八	铁帽子王
一七二	“大锅饭”考

一七六	《马说》说
一八一	八贤王引起的一串联想
一八八	后记

长 城

因为深秋的季节已至，下山的时间已晚，我看见落日熔金，照得你如火嫣红。在猎猎西风扑刺下，砖缝间的野草开始黄枯，基石下的酸枣变了颜色。这时，听不见秋虫之低吟，却在仰天一瞥时，看到了黄云间的归鸿。

那是沿循昭君出塞的老路吗？那是飞向苏武牧羊的北海吗？在伫立的凝思中，我想象那飞鸿乃是悠悠岁月的见证。曾几何时，黑云掩没了月色，雨雪纷纷地袭来，胡马长嘶，霜策哀鸣，狼烟在山头升起，矢刃在石间摧折；当将军战死、燕姬自刎、旌旗横倒、死尸相撑，战场上的一切声音沉寂之后，只有红了眼睛的野犬在吞噬谁家的“春闺梦里人”了。

所以我说，你是一卷凄惋的历史，长城！

于是，在人们的一种执拗的幻想里，你被建造出来。那是自我保护、自我心理平衡的幻想。墙高六七米，墙厚四五米，随山就坡，险峻万状，自渤海之滨，复绝荒漠，蜿蜒竟达六千七百公里。戍楼高耸，斥堠连绵。你用一座座雄关，卡住咽喉古道，构成北门锁钥。这使得互市的商旅，为之蹙眉；却又使历代的皇帝心中安泰，他们自以为统治下的“中央之国”，固若金汤，无求于人，万寿无疆。

所以我说，你又是民族封闭的象征，长城！

但幻想毕竟是幻想，封闭终不能封闭。几多和番公主的幽魂，带着环佩的响声在月夜中归来了。几多寒霜冻硬的弓弦，射出了断喉的利箭。蓟门被踏平，燕台被摧垮，呼啸着风声的宝剑，掀翻了太液秋波。由是人们发现：边墙不再是屏障，紫塞不再是铁壁。它变得可笑，仿佛受尽了时间与空间的嘲弄。在风沙剥蚀下，它过早地衰老了。

所以我说，你是一个文化愚钝的标志，长城！

正因为如此吧，现在你敞开胸襟了。你毫不羞怯地迎来了四面八方的亿万游人。他们之中有总统，有商人，有教师，有学生，亦或有开心的演员与体育明星。照相机咔嚓咔嚓响着，但又被哗哗的笑声淹没。我不知道他们各自的目的，但是他们来了，来了。他们的来，使你显得十分开放，而又充满自信。我看到一位丰姿潇洒的外宾，踏上烽火台的顶端，向什么人频频飞吻；他并高举双臂，做成一个 V 字，仿佛向着美好的未来，发出爽朗的笑声。

哦，长城！我不知你对此作何感想。你那虽然古老但仍坚固的躯体，愿意接待异域殊方的杂色人流吗？你能承受住历史的再冲荡和新世纪的胎动吗？

你不语。你扎根的乱纒群山不语，并晴洁气爽的长天也不语。

但人们告诉我：外层空间能看到的地球上唯一的人工痕迹，就是你呵，长城！

新梅花岭记

“骑鹤下扬州”的梦终于实现了。友人相伴，游了纤秀的瘦西湖，登了开敞的平山堂，闻了个园的桂香，掬了何园的池水；傻里傻气的，我还要寻觅当年的二十四桥以及杜牧才子咏唱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幻想有几多娉婷袅袅的女儿卷起珠帘呢！却是捕风捉影，归于子虚。再加以停留的时日太短，真令人有王渔洋“衣香人影太匆匆”之感，憾哉！

游踪所及，发现扬州的现实与我想象的有差距。原来我的脑子里盛满了绿杨明月，玉树琼花；隋炀帝的楼船箫鼓，仿佛还隐约地在耳边回响。谁知现在拓宽了几条马路，修建起若干洋楼，有的中也不中，西也不西，恰似女儿

家衣霓裳而裤牛仔，令人大无可奈何也。最有趣者，刚听了一段评书，立即被高分贝的迪斯科音乐震得差点休克；刚在中午品尝了鲥鱼，又在晚间大啖西点。于是我不再去想扬雄的《扬州箴》，也不再去想姜夔的《扬州慢》。我觉得，扬州变了，变得难以识认。它的古都风韵，一如真正的《广陵散》琴曲，似乎永远失传了。

但扬州给我以深切印象者，岂惟史可法祠墓乎？史可法为明末抗清英雄，原为南明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故又称史阁部。1645年，清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史可法自请督师，死守扬州。城破被执，大骂多铎而英勇就义。尸骸不可得，其义子葬其衣冠于广储门外梅花岭上。而清兵遂大肆屠杀十天，是为“扬州十日”。首恶者，即豫亲王多铎也。我奇怪近日来播映一电视剧《荒唐王爷》，精心美化了这一血污满身的刽子手，其事要比“荒唐王爷”还要荒唐了。

我自信不是狭隘民族主义者，深知今日之中华民族，系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各民族间的历史纷争，大都可以不再计较。却是征伐守

卫之间，总还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若夫“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征伐者血流飘杵，无辜者，靡有孑遗，善恶在其中是分明的。固然，史可法并非完人，多铎亦未全泯人性，只是扬州之役，一为英雄，一为屠夫，则是不容争辩的。

今史可法祠墓在扬州博物馆内，祠墓相连，均南向。墓门内为飨堂，堂前有银杏二，绿影拂墙，极是幽静。坟之四周杂植松柏，院墙外即梅花岭土阜。岭后有遗墨厅，厅内壁上嵌有史公遗书石刻。祠墓东南，尚有桂花厅、牡丹阁、芍药亭等，岂后人以国色天香，恒为史公馨祝耶？

祠墓内楹联甚夥，多名作。如严保庸联：“生自有来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吴大澂联：“何处吊公魂？看十里平山，空余蔓草；到来怜我晚，只二分明月，曾照梅花。”朱武章联：“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衣冠一抔土，梅花冷艳伴孤忠。”均有血有泪，凄惻感人。

史可法殉国百年后，清初学者全祖望有《梅花岭记》之作，备言史可法“其气浩然，

常留天地之间”。我为之感，为之动，亦苦吟良久，成一联以献史公，并草此《新梅花岭记》。其联语云：

无力挽狂澜，忠魂一逝，泪遮去二分明月，

有情萦土阜，雄魄长存，血溅开万树梅花。

西子梦痕

旧貌新颜

西湖何处最关情耶？要之在城山市水，浑入画图。纵目宏览，为笔墨绉缣之米家山水；寻路探幽，又处处是意趣盎然之倪氏园林。曩在一九五六年，初游杭州。旧城内鲜有新式建筑，瓦房砖舍，雉堞相接。城中最是热闹去处，市声喧嚣，红尘十丈。贩茶者，售丝者，叫卖汤团点心者，嗡嗡不绝于耳。即以“张小泉刀剪店”而言，并列数家，未明真假。而吴语啁啾，恍如异域，动辄“讲空头”、“吃排头”，听来听去，亦实是“吃弗消”了。当时

印象：直如马二先生逛西湖，犹存古风也。

一九七八年，因公再过杭州，来去匆匆，西湖未及细睹。唯记得坊里墙垣，残存有“文革”时代标语；街衢建筑，新旧掺杂，一如浣纱溪畔之西施，竟被以灰布中山装，极是不伦不类。因而印象转恶，心内怏怏。

八六年秋三访杭州，下榻于国际大厦，心情大异于往日。盖睽隔八载，杭城营建颇有翻新，杭州友好饭店、新侨饭店、华侨饭店、自选商场等皆拔地而起；自国际大厦十楼远眺，浙江展览馆、邮电大楼、杭州剧院等互为犄角，中央广场，筑有圆池喷泉；所塑美女雕像，舞姿翩跹，仪态万方。入夜，灯辉五色，幻如虹彩。固然，偏街小巷之中，旧房仍然不少。但康衢要冲，已具新式格局；此后若能年年进展，则武林旧城，当换新的容颜了。

我常发思古之幽情，却决非泥古不化者。若先经规划，全面翻修，将杭州建成一既具有民族风格而又现代化的城市，固然最好；但筹措材资，谈何容易。今既有一批现代化建筑立为主脑，则但愿以“器惟求新”之原则，于新字上下功夫，求统一矣！

二十年代，作家王统照在《西湖上的沉醉》文中，为西湖而醉，为西湖而梦，“到底这夜中梦境如何？也是迷离得雨夜中的湖色一样，看不清了！说不出的！”噫，王先生胡为而如此感伤耶？荒古时期，杭州本为浅海，沧桑几变，方有今日。即西湖已成，唐穆宗时一度干涸；五代时又一度淤塞。白居易、苏东坡先后举役，乃有白堤与苏堤。因知西湖之美，必须代代翻新也。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已归冥界之王统照先生，于此理以为然否？

西湖夜雨

苏轼咏西湖名句：“水光潋潋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早已脍炙人口。古人所作西湖游记，写雨者亦殊多。然泰半为雨朝、雨夕，鲜有写其夜雨者。一九五六年，我于西湖作三日游。一日下午突布云霾，满城皆暗，未几雨脚东来，若轻纱，若薄雾，罩西子于帘幕之中。但见南北高峰，憧憧浮动；白苏二堤，隐漾若无。少顷雨急，则孤山、湖心亭一带，

草痕树影全模糊了。斯时方觉西湖雨景之美，全在清濛淡雅之间。若以拟人法喻之，西湖恰似十七八岁女儿家于幙后含颦，大可人也。

此次来杭，正值中雨，蛰伏旅馆中半日，颇感局促。入夜，杭城友人L君邀约夜游，遂擎一雨伞出，时雨阵方欽，转为潇潇，步行至湖滨公园，觅一石凳坐憩。面对雨夜西湖，默不则声，惟闻雨滴击伞，噗噗作响。

西湖雨夜，别有一番雅致。湖山楼阁，仿佛被天公泼墨染却，一派漆黑，更不能辨其轮廓。然沿湖半圈灯火，闪烁明灭，望似星城。比于我往年所写诗句“夜雨秋灯青似萤”，更为壮观了。

又过片刻，雨声渐息，周匝天地，绝不似有人迹者。我不免笑问L君：“你不觉得太清静了吗？”

L君默然良久，方才答道：“此时无声胜有声。”

好一个“无声胜有声”！灵枢一动，我很快凑成四句：“无声有声，夜雨秋灯。心随何往？数点青萤。”自以为有些哲理意味，当然不敢说是得了禅机。